

情牵大洋深处

来自某潜艇支队的军嫂故事



军嫂王瑛代表潜艇兵军嫂群体作事迹报告



部队表彰优秀军嫂代表

通讯员 钱宏 蒋诗健
记者 王佳
绘图 庄豪

有人说,当爱情遇见军人,只有两条路:一条是知难而退,一条是义无反顾。潜艇兵的妻子,毅然选择了义无反顾。作为军嫂,牺牲与付出如影随形。她们无怨无悔地挑起家庭与生活的重担,共同托举起军人的神圣使命。作为潜艇兵的妻子,阻隔二人的不仅是那无边的大海,还有那黑暗中不知何时终止的静默航程。

因为潜艇兵兵种和任务的特殊性,“说走就走”的出征,是一种常态;作为潜艇兵的家属,丈夫什么时候会走,要去哪儿,去多久,做什么,几时能回,“一概不知”也是一种常态。

很多老军嫂早已从多年生活的细节,感知到潜艇兵丈夫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当丈夫把家里的冰箱突然塞满,当丈夫把家中的水电气挨个检查遍,当丈夫陪着妻子孩子去看望老人,当丈夫主动下厨给家人做一桌可口饭菜的时候,她们心里清楚,丈夫马上又要远航了。

对于很多年轻的军嫂来说,也许还不懂得潜艇兵的特殊性,因为丈夫一次次的“失联”,有过不解。

年轻军嫂马京京,有一年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看望丈夫副机长张中威。上岛那天,正赶上张中威出海执行任务。一天的车旅劳顿加之水土不服,孩子当天发起了高烧,人生地不熟的马京京一边流泪,一边一遍遍地拨打着丈夫的手机,却始终无法接通。万般无奈下,马京京抱着孩子到部队门岗求助,部队连夜派人陪同赶赴杭

州儿童医院,孩子才转危为安。京京想不通,她和孩子千里迢迢而来,丈夫为什么不来见一面再走?就算要出海执行任务,为什么不能打个电话说一声?

在部队领导的一翻解释和一群军嫂的安慰下,马京京渐渐解开了心结。自从知道了丈夫的工作特质,京京放弃了老家公务员的职务,随军来部队,支持丈夫工作。京京说:“虽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,但至少我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。”

军嫂张爱微是个乐观豁达的人,就像她的名字一样,脸上永远挂着微笑。但微笑背后,是心酸,是落泪。

2005年,张爱微的女儿吴思言出生,孩子6个月时查出是先天性过敏体质,对几十种食物过敏。别的孩子能吃的东西,小思言绝大部分不能吃;别的孩子能接种的疫苗,小思言绝大部分不能打。

这种过敏的可怕常人难以想象:只要是过敏源的东西,一碰身体,小思言就会有剧烈反应,一有反应就要送医院急救。那时,张爱微和丈夫吴刚还分居两地,家中大小事情都压在她的肩上。

在张爱微随身带的包中,有三样必备物品:家中钥匙、钱包和女儿的病历卡。她笑着说,这是她的“快速反应装备三件套”。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就发病了,一旦发病,她必须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到医院,随身携带病历卡会方便很多。

小思言6岁那年,有一回突然发病,深夜一点钟,张爱微将女儿送到象山县人民医院,一连打了8天点滴,不见好转,孩子体温一度烧到42.8度。在一天打点滴中,小思言突然抽搐,口吐白沫,两眼翻白。张爱微苦苦哀求医生救救女儿。医生一边搀扶她

一边劝慰:你这样太激动了,孩子父亲在哪儿,让他来和我们谈。爱微听了,止不住失声痛哭。

爱微从无法拨通的手机估计,丈夫吴刚肯定又远航了。后来,孩子连夜被转到宁波妇女儿童医院,抢救了几个小时,病情终于平稳了下来。

子夜时分,张爱微一个人靠在医院走廊的墙壁上,明知道潜艇兵出海不带手机,就算带了,在几百米的海底深处也没信号,但她还是一遍遍地拨着丈夫的手机号,她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向丈夫说一女儿的病情,道一心中苦楚,听一听丈夫安慰的话语,可是电话那头传来的永远是一声声“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”。

人们都害怕黑暗,因为黑暗代表着未知,而未知给人的内心带来恐惧和恐慌。水面舰艇官兵出海了,抽空还能和家人通个电话报个平安,而潜艇兵一出海,就是永远的失联状态。军嫂们只能在家中默默守望、默默祈福。有时,这份守望还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。

王蔚蔚是一名女军人,同时也是一名潜艇兵的家属。虽然同在潜艇部队工作,对于丈夫刘严聪所从事工作的危险性,王蔚蔚仍然估计不足。有一次,丈夫执行完任务回到家中,她在给丈夫洗衣服的时候,无意中翻出了一张纸条,像是一旦有事留下的交待:“嫁给军人不容易,嫁给干潜艇的军人更不容易。如果这次任务我回不来,你别难过,把孩子带好,再找个人好好过日子……”

都有交待了,该是怎样的任务?该有多危险?王蔚蔚不敢想,抹干泪水,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只是在做饭的时候,特意给丈夫又多做了几个好菜。

王蔚蔚的感受,军嫂王瑛感同身受。2003年,王瑛的丈夫钱德海又一次

踏上了远航的征程。一天,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某潜艇失事的消息,那会儿,网络还不发达,王瑛对这一消息一无所知。当天,亲朋好友,甚至很少联系的远方亲戚都打来电话,拐弯抹角地打听丈夫的消息,这让王瑛很纳闷,同时也产生一种很不好的感觉。当天晚上,王瑛在床上翻来覆去,一夜无眠。第二天一早,王瑛下楼打开报箱,报纸第一版刊登的就是“某潜艇失事”的消息,那一刻,她瞬间腿脚发软,一下子跌倒在报箱前。

时隔十余年,王瑛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。她说,那一刻脑海一片空白,不知道丈夫出海所在的潜艇是不是就是这艘艇?如果真的是,丈夫是不是就永远也回不来了?……她害怕到了极点,一想到家中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,甚至不敢回家,只能坐在楼梯台阶上默默哭泣。

幸好,丈夫平安归来。经历此事,王瑛更是“读懂”了丈夫:他口中的轻描淡写,背后是怎样的惊涛骇浪,他的“一问三不知,什么也不说”,是怎样无言和深沉的爱。

当潜艇兵在深海大洋为祖国人民守护平安,潜艇兵的家属必须学会坚强,用柔弱的脊梁撑起家中的一整片天。

2012年元旦假期刚过,丈夫就要随艇去大连进行试验试航,一去就要一年多。就在给丈夫收拾行李的时候,王瑛的母亲突然晕倒在家中,送到宁波市第一医院检查,是脑部肿瘤,需要立即手术。看着脸上写满踌躇和愧疚的丈夫,王瑛忍着眼中的泪水,把丈夫推出病房,送上了回单位的班车。

同年,儿子要参加中考,王瑛作为高三毕业班的老师,担负着高考繁重的教学任务。那段日子,她既要照顾刚做完手术的母亲和儿子的生活,又要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、辅导学生……每天就在医院、学校、家三点间奔波,身心疲惫不堪。

2015年3月,丈夫又去执行某重大军事任务,去上半年。王瑛说,恰逢儿子高考,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,孩子的爸爸在水下100多天,又一次“失联”。等到他归来时,儿子已经是一名大一新生。

身边很多人对于潜艇兵军嫂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解:高危行业、待遇一般、环境封闭、长期无法照顾家庭,为什么还会选择潜艇兵作为一生的依靠?

“一个对军队使命有着高度责任感、矢志建功深海的军人是可靠的;一个在危险中勇于承担责任、沉着果敢、精通业务的潜艇兵,有着男性最可贵的优秀品质;一个忘我奉献的优秀军人对子女的言传身教,表率作用远大于书本空洞的指导;一个顶天立地的父亲,更不会因为角色的缺失而形象受损。”王瑛说出了很多潜艇兵妻子的心声。

爱他,就支持他爱的事业!潜艇兵妻子的心中,有着一份质朴的爱:就算再短的相聚,也不孤单;就算再长的坚守,也愿意等待;就算再大的付出,也甘之若饴。

有一首歌这样唱到:“这些年的不容易,我怎能告诉你;有过多少叹息,也有多少挺立;长夜里那串泪滴,我怎能留给你;有过多少憔悴,也有多少美丽……”也许,嫁给一名潜艇兵,意味着嫁给一份寂寞和艰辛,可她们依旧不改初心:“我骄傲,我是潜艇兵的妻”!

军旅掠影

郝大娘: 风雨中的带缆“老兵”

通讯员 刘志磊 张滨
记者 王佳

初冬朝阳下的某军港码头,静寂中带着丝丝生机。一大早,驻甬东海舰队某防救大队船队长丁孝坤就拉响了“离码头部署”警报。两天的油料补给一结束,他们紧接着就要去执行一项拖带任务。

码头上,一位身着蓝色大衣的大娘越走越近。似乎是一种默契,离码头的那一刻,在丁船长的一声声口令中,大娘解开了盘绕在缆柱上的一根根缆绳。之后,默默离开。

这位为舰船解缆的老人是郝大娘,别看她年过半百,解带缆却有模有样。这位码头“义务兵”的“兵龄”已10年有余。

20多年前,郝大娘的丈夫退伍后被部队聘为职工,继续在部队工作。于是,郝大娘带着儿子从山东老家来到这里,成为部队一名准家属,平常以经营小商店为生。

部队离码头相距甚远,路途崎岖。但码头离郝大娘的住所只有百米。

有一次,一艘油船来此执行任务,碰到大风雨。负责接应的带缆人员因天气和路况耽误了时间,油船只能在码头附近漂泊。

郝大娘透过窗户看到了此景。她打上伞,顶着狂风暴雨,跑到码头上向军舰挥手。“船长,码头上有位老百姓向我们招手。”信号兵发现后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。“她肯定是想给咱们带缆。”船长明白了码头上这位中年妇女的意图,随即驶向码头。

随着一根根缆绳飞向码头,四根结实的缆绳稳稳地系在了缆柱上,郝大娘却被雨水打湿了全身。

为了表示感谢,该船官兵带着鱼来到了大娘家,被大娘婉言谢绝。大娘说:“都是部队营院的,这是应该的。”

从那以后,舰船一来,郝大娘就主动跑到岸边和工作人员一起帮着带缆。有时工作人员来迟了,大娘就一人忙活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渐渐地,官兵们习惯了。有一段时间,没看到大娘的身影,官兵们急了,一靠码头就冲到大家家中。原来,郝大娘得了风湿病,连路都走不动了。

“大娘,我们来给您治病。”那段日子,舰船官兵争着为郝大娘做康复治疗,给她熬中药、炖补品,帮她搬货品、晒海苔。

一段时间后,郝大娘的病有了好转,码头上又不时“闪动”着大娘的身影。

500多克肉瘤盖右脸 113医院伸援手解苦楚 老人一展笑颜

通讯员 李治军 牟家金
记者 王佳

“解放军到村里时,我就知道弟弟的病有救了,没想到,解放军不但把弟弟从老家接到宁波第113医院,还给他捐款,这么大的恩情我们怎么报答得了啊!”说起重新“活”过来的弟弟周可观,65岁的周可亲非常激动,一遍遍说解是解放军第113医院给了他弟弟第二次生命。

周可观出生时,和正常人一样,但随着年龄的增加,脸上出现了大小不等的小肉粒。开始,周可观和家人以为是胎记,并未在意。

39岁时,肉粒长到了黄豆般大小,且没有一丁点停下生长的意思。不得已,周可观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当地一家大型医院治疗,在进行打针、吃药、涂药治疗一星期后,没有起色。

或许是老天爷故意要给周可观开个玩笑,药水不但没控制住他的病情,反而似给小肉粒打了“激素”一般,生长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倍,快到40岁时,周可观的右脸几乎被上下左右连在一起的肉粒覆盖,右眼睁不开,右鼻孔出不了气,右脸的上下嘴唇像挂了两节香肠,吃饭只能歪着脖子,不然会从嘴里漏出去。

去年年中,老人的病情越发严重起来,脸上的肉变成了紫色的瘤,吃饭时需躺着、歪头,才能将饭送进嘴里。

2015年8月1日,解放军第113医院政委刘立伟率专家医疗队到江西革命老区开展“送医扶老区”活动,在吉安县委诊碰到周可观时,刘政委当即给他吃下“定心丸”:接他到医院免费治疗。

专家医疗队返回医院后,“私人定制”治疗方案,专家跟踪治疗情况……暖透老人心窝窝的举措从千里之外的宁波“飞”到凤凰镇,老人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

前不久,医院派出专家为周可观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,表示“可以手术了”。

颌面部磁共振、B超、心电图、血常规检测一路通行,邀请第四军医大学杨耀武教授等知名专家来院指导、营养师制定营养食谱、护理人员一对一护理……周可观到院当天,治疗随即展开。

2016年1月6日上午,老人被推进手术室。两个多小时后,老人从手术室出来时,打了个胜利的手势。主治医生胡志强说,老人的病情是范围非常大的颌面部微静脉畸形,需分阶段治疗,包括栓塞硬化、分次手术切除以及修复等。目前,切除老人脸上局部感染、破溃的部分瘤体,进行瘤体的栓塞硬化治疗,以控制瘤体继续生长的第一阶段治疗顺利完成,待条件成熟时,再进行第二阶段治疗。

1月9日上午,周可观和哥哥周可亲在医护人员护送下,登上了返回江西老家的列车。上车前,老人高兴地说,等病治好了,一定要带老伴到宁波,感谢恩人,感受这座温暖的城市。

